

觉群丛书

觉醒 ◆ 主编

教理行果

佛教宗派

(上)

觀



心皓 ◆ 著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教理行果

佛教宗派观

心皓·著

(上)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教理行果·上·佛教宗派观/心皓著. - 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11.9
(觉群丛书·第9辑)

ISBN 978 - 7 - 80254 - 428 - 4

I. ①教… II. ①心… III. ①佛教教派 - 研究 IV. ①B9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88560 号

教理行果——佛教宗派观(上)

心 皓 著

出版发行：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(100009)

电 话：64095215(发行部) 64095265(编辑部)

责任编辑：王志宏

印 刷：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

版本记录：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75 印张 120 千字

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80254 - 428 - 4

定 价：128.00 元(全六册)

总序



总序

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，佛教犹如一道闪亮的光芒，照耀着印度、中国、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，在启迪昏蒙、开启智慧、指导人生、净化社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。2500余年的辉煌和沧桑，铸就了佛教坚毅而独特的性格，不畏艰难、积极入世、化导群生、保持位格是佛教在应对世俗、提升社会过程中一贯坚持的坚定信念，正是靠着这种信念的策励，佛教才逐步扩大了自己的传播区域，加深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佛教的了解，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其世界性宗教的地位。伴随着世界各国人民的欢呼雀跃，新

千年的曙光照彻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，新世纪的钟声催人奋进、引人向上。在这种前进向上的氛围中，佛教作为古老宗教的一支，应该如何在新世纪勃发生机，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，从而体现出佛法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呢？

佛教素以其哲学思辨色彩浓厚、人本智信特征明显著称，在古代乃至近现代哲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，为中外众多哲学家所推崇。佛教哲学内涵丰富，既有世界观、人生观、实践论等基本哲学范畴，又有辩证法的理性思辨方法，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八正道、三法印、六度、四摄、中道等基本名相支撑着佛教的理论大厦，吸引着众多佛法爱好者深入其中汲取养料。明辨善恶、勘破是非，珍惜人生、热爱生命，广行慈悲、泽被生灵是佛教所大力宣扬的大乘菩萨精神的主要内容。毋庸置疑，在世界哲学大家庭中，佛教哲学的深刻性、生动性、实用性、实践性非常突出。佛教哲学不讲唯经是崇、唯人是瞻，而是十分强调灵活性，注重应时应机、应理应事，主张因时制宜、因事制宜、因人制宜。“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”、“依法不依人”、“依智不依识”的古训展示了佛教民主、自由、理性的开放型性



格。佛教力主开发人类潜在的无上智慧，将人类思想中丑陋、污秽的成分彻底清除，从而以纯洁、美妙、清净的智慧去观照世间的一切，既能视一切如同己出，又能视一切如同他出，从而推己及人，设身处地地替他人着想，以慈悲之心与乐拔苦，以行“八正道”严于律己。佛教在适应社会、包容异说、重塑自我、奉献社会等方面展现着强大的生命力。

佛法重在生活，重在寻常日用，佛教教理中蕴蓄着与时俱进的理论成分。在当今社会飞速发展、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，佛教想要重焕生机、再现活力，首先必须从理论到表述都能紧密结合时代的需要，以现代人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。要想传播佛法，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理解佛法，准确把握佛法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。对佛法的理解与表述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，理解是正确表述的基础，表述则是正确理解后通过语言载体进行传达的能力。表述的方式有深有浅、有繁有简、有古有新，深、繁、古的表述给人以深厚、艰涩、丰富的感觉，而浅显、简明、新颖的表述方式更适合现代人的需求。借助浅近语言和全面而集中的专题介绍，一定能够回应现实的需求，为现实人生提供有益的指

导。《觉群小丛书》正是本着浅、简、新的原则编写的，丛书从不同的视角入手，通过对一些艰深的佛学命题的专门探讨，旨在推动传统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现代化阐释，突出佛陀关注社会、关注人生的本怀。丛书用语体文、简体字写作，行文流畅，文字优美，生动活泼，内容与生活紧密结合，具有通俗性、趣味性、可读性的特点。丛书拟分数辑出版，每辑五、六本，每本约为八万字，由丛书编委会约请海内外著名的法师、居士、学者主笔，计划出满一百本，撰写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佛教学识和语言表达能力，能够用浅显易懂、生动活泼的语言对佛教的义理进行深入浅出的梳理，以独特的视角把握佛教精深渊博的哲学内涵，相信定能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
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作为本丛书的主编，我谨代表丛书编委会向所有的作者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。由于时间及水平等方面的原因，书中如有不足或欠妥之处，尚祈读者朋友见宥并多提宝贵意见。欢迎读者朋友踊跃加入到通俗弘法的行列中来，积极投身于佛教文化的传

播事业，为佛教的振兴和发展，为繁荣社会文化、丰富人民的精神需求而不懈努力。

觉 醒

2002 年秋于上海玉佛禅寺



绪论

从学潮、学派到宗派

绪 论

从学潮、学派到宗派

公历纪元前后，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，经长期传播发展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。由于传入的时间、途径、地区和民族文化、社会历史背影的不同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，即汉传佛教（汉语系）、藏传佛教（藏语系）和南传上座部佛教（巴利语系）。

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，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、讲习、融化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，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，流传至今的便是汉传佛教八大宗派。

八大宗派的成立是在隋唐时期，其形成大约经历了外来学术思想、主流思想学潮、经论学派到宗派等几个阶段。

佛教初传时期，活动以祭祀斋忏为主，教义则视为外来学术思想，如神仙方术等。

佛教传入时间，一般以东汉明帝永平年间(58~75)遣使西域取回《四十二章经》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。传播的地区以长安、洛阳为中心，波及彭城(徐州)等地。桓帝将黄帝、老子和佛陀同祀，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，把沙门视同方士。初传时期的佛教基本上是作为一种外来学术思想乃至神秘道术，在宫廷和贵族上层社会中小规模地传播。

另一方面，佛教在当时属异质文化。佛教有关生死轮回、因果报应的教说，落发出家、不婚不娶、乞食为生的制度，以及起居、衣着、礼仪等方面的规范，都与中国传统的思想习俗迥然异趣，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人的惊诧和议论，特别是儒家礼教恪守者的反感和指责。所以当时出家的人极少，至魏晋时期，虽有汉地僧人出家，但僧侣的数量不多，无法形成僧团。

而且，由于初传时期佛典传译不多，也没有传戒仪式，当时度人出家，仅为剃发、披服缦条，即无条相袈裟，现僧相而已。故从汉明帝永平求法到三国魏时的将近二百年时间，汉人的信佛者，只是以剃发来区别僧俗，在宗教行仪上的做法则实行一些类似中国人的斋忏。



因此，东汉和三国的初传时期，虽有佛教的流传，仅有少数外国僧人对经论作一些研究，在中土，并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和声势。当时的佛教布道者基本为外国僧人（印度及其他西域人），政府把佛教定为一种外国宗教，信众人数也非常稀少。

当时的义学也不兴盛，只是为所翻译的少量佛经做简单的注解。如支谦《了本生死经注》；康僧会《安般守意经注》、《法镜经注》、《道树经注》、《阴持入经注》等。

因此，无论是从学术思想还是僧团的规模上，早期的佛教连学派的雏形也尚未具备。

二

魏晋时期，随玄学成长起来的般若学派——六家七宗，是中国最早兴起的佛学派别。

玄学的兴起是魏正始年间（240~249），当时的门阀士族地主大力推行玄学，并以此取代两汉的经学成为学术思想的主流。玄学家崇尚老庄自然无为思想，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，提出有无、本末、动静、体用等一系列重要哲学范畴，论证现象世界背后存在着真实的、永恒不变的、超言绝象的精神性本体——“道”或“无”。这与般若学的本体论有相似之处。因此，主张一切诸法（事物和现象）本性空寂的《般若经》受到了学人的关注。般若学以纯理论形式

进入上层社会。

般若学和玄学同属本体论的哲学思维，它通过对有无、本末、色心等范畴的辨析，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妄不实，宣扬“诸法性空”思想，认为只有通过般若智慧证得永恒真实的“诸法实相”。由于二者的理论相似，般若学在魏晋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不仅佛学有玄学化的趋势，佛学也对老庄之学产生影响。

名僧与名士的交游，也往往以般若学为契机。王室贵族和奉佛的士族官僚，几乎没有不研习《般若》的，《般若》成为名士玄谈的重要资料。名僧也藉老庄等传统文化的高度修养，于般若演示新义。东晋孙绰曾作《道贤论》，以七道人与七贤人相比拟，使名僧与名士、般若与玄学，相得益彰。所以在两晋，般若学始终是佛教中的显学。

这一显学以《般若经》的讲习和疏论为中心，结合中国盛行的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等玄学思想观点、语言进行解读，为佛教的汉化奠定了基础，产生了我国最早的佛教学派——般若学派。

据后秦僧睿总结，在鸠摩罗什之前，般若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，即“格义”和“六家”。

所谓“格义”，是指援引中国传统儒、道概念来解释佛学概念，着重从义理上融会中印两种不同思想，消除在佛玄交流中的隔阂和抵触。当时为理解般若思想，依据老庄玄

学之义，理解及论释般若经义，产生“格义佛教”。

因受格义思想方法的影响，般若学者们不同程度上背离了《道行般若经》、《放光般若经》等般若经典的固有说法，把玄学的争论带入佛学，在般若学内部造成学派的分化。这就是所谓“六家”或“六家七宗”。“七宗”的“宗”与“六家”的“家”意义相等，都是指一类主张和学说，并非指宗派。

六家是：一、本无宗，包括道安、僧睿、慧远等的学说。二、即色宗，关内的即色义与支道林的即色游玄论。三、识含宗，为于法良的弟子于法开之说。四、幻化宗，为竺法汰的弟子道壹的主张。五、心无宗，包括竺法温、道恒、支愍度等之说。六、缘会宗，有于道邃的缘会二谛论。

七宗，指的是在上述六家以外，加上本无宗的支派——本无异宗。其代表人物是竺法深。

七宗之中，就基本观点而言，一般以本无宗、即色宗、心无宗三家为当时般若学说主流之所在。六家七宗之学，在罗什来华之前，于关河一带尚很盛行，从而成为罗什门下批判的重要对象，认为这些学说不符合般若的原则。僧肇在《不真空论》中集中批判了其中本无、即色、心无三家。

但作为一种主流思想学潮，在般若学“六家七宗”的带动下，东晋佛教义学全面上扬，无论是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上了一个台阶。一批重要的印度佛教经典，如

《法华经》、《维摩经》、《胜鬘经》、《十住经》等，一经译出，便迅速地在社会上流布，随后就产生了注疏。这一研究风气持续到南北朝时的佛教学派的形成。

同时，由于研究和交往谈说的需要，以一些才华杰出的佛教界人物为核心，组建了一定规模的佛教僧团。如道安的僧团、慧远的庐山僧团、竺僧朗的泰山僧团、竺潜的东峁山僧团、支遁的沃洲僧团等。名僧名士交往频繁，在寺院中共究佛典，同辩义理。当然，此时的僧团还不具备后世宗派根据地的意义，但已略微呈现讲经布道，聚众共修，传承思想的宗派功能。

三

南北朝时，义学盛行，印度佛教各派学说已基本介绍到了中国。随着佛教学者对佛典研究的逐步深入，于是出现许多专通某类经论的经师、论师，形成了诸多学派。但还没有具备宗派的某些基本特点，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形成宗派的客观条件。

南北朝的佛教兴盛与帝王的支持有关。南朝诸帝一般都崇奉佛教，他们鼓励译经，修筑寺庙，请高僧讲经说法，组织大型佛教类书、丛书、佛经目录等著作的编写等。至梁武帝时，南朝佛教达到了全盛。北朝佛教虽然曾出现两次法难，即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在全国范围内禁毁佛教的法

难。但嗣位的新皇帝一即位就改弦易辙，重兴佛教，因此，佛教迅速反弹，甚至超出了禁毁前的规模。

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，佛教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空前繁荣。南北朝时期，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，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、求那跋陀罗、真谛、菩提流支、勒那摩提等。中国也有一批僧人去印度游学，如著名的智猛、宋云、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，携回大批佛经。

因此，南北朝的佛教义学十分发达。其中，因对某些经典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，形成了一些新的佛教学派。主要有涅槃学派、成实学派、毗昙学派、地论学派和摄论学派等一个学派。

一、涅槃学派：因研习《大般涅槃经》而得名。《大般涅槃经》是一部论述如来常住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大乘经典。此派最初研习的是东晋义熙十三年(417)由法显、佛陀跋陀罗译出的《大般泥洹经》六卷。

待北凉玄始十年(421)昙无谶译出《大般涅槃经》四十卷(又称大本《涅槃经》；北本《涅槃经》)，宋文帝又令慧严、慧观等人，参酌法显的译本，对昙无谶译本加以删订，另成《大般涅槃经》三十六卷(又称《南本涅槃经》)。此后，北朝学者以研究《北本涅槃经》为主，南朝学者以研究《南本涅槃经》为主。

此派的代表人物有：刘宋的竺道生、慧观、宝林、慧静、

法瑶、僧宗、齐代的法安、梁代的宝亮、北周的宝象、昙延等。其中，竺道生立顿悟成佛义，为顿悟派首领；慧观立渐悟成佛义，为渐悟派首领。

二、成实学派：因研习《成实论》而得名。《成实论》有十六卷，是印度诃梨跋摩为批判小乘说一切有部理论，论述小乘空观而写的一部著作，其中也有一些大乘的见解。姚秦弘始十四年（412）由鸠摩罗什译出。

此派的代表人物有：刘宋的僧导、齐代的僧柔、慧次、梁代的法云、僧旻、智藏，陈代的宝琼、洪偃、智嚼，北魏的僧嵩、昙度、北齐的灵询等。其中，刘宋的僧导为南方寿春系的开创者，北魏的僧嵩为北方彭城系的开创者。

三、毗昙学派：因研习《阿毗昙心论》、《杂阿毗昙心论》而得名。《阿毗昙心论》四卷，是印度法胜为阐释小乘佛教的基本概念（名数）而写的一部著作，东晋太元十六年（391）由僧伽提婆译出；《杂阿毗昙心论》十一卷，是印度法救为解释《阿毗昙心论》而写的著作，刘宋元嘉十年（433）由僧伽跋摩译出。它们都是小乘说一切有部的重要论书。

此派的代表人物有：刘宋的僧镜、齐代的智林、梁代的慧集、北齐的慧嵩等。

四、地论学派：因研习《十地经论》而得名。《十地经论》有十二卷，是印度世亲为解释《十地经》而写的一部著作，其内容主要讲述菩萨修行的阶次和如来藏缘起。北魏



永平元年(508)，由菩提流支、勒那摩提译出。

地论学派分为两派：

一为南道派，因住在相州(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)进洛阳的南道而得名。此派主张佛性本有，第八识(阿梨耶识)为净识。创始人为北魏的慧光(勒那摩提的弟子)，传承者有北齐的法上、僧范、惠顺，北周的慧远、灵裕等；

二为北道派，因住在相州进洛阳的北道而得名。此派主张第八识为妄识，第九识(庵摩罗识)才是净识。创始人为北魏的道宠(菩提流支的弟子)，传承者有北魏的志念等。

至南北朝末年，北道派因在教义上与摄论学派相近而合并，唯南道派独步当时。

五、摄论学派：因研习《摄大乘论》而得名。《摄大乘论》有三卷，是印度无著为解释《大乘阿毗达磨经·释大乘品》而写的一部著作。其内容主要是论述大乘瑜伽行派的境行果次第。陈天嘉四年(563)，由真谛译出。

此派的代表人物有：梁代的慧恺(一作智恺)，陈代的法泰、靖嵩、僧宗、昙迁等。

上述五个佛教学派中，《涅槃》、《成实》、《毗昙》、《摄论》之学初盛于南朝，尔后才传入北朝，只有《地论》之学是北朝的产物，并一直流传于北朝，在南朝研习《地论》的人非常稀少。